



独立文学典藏 / 叶匡政 主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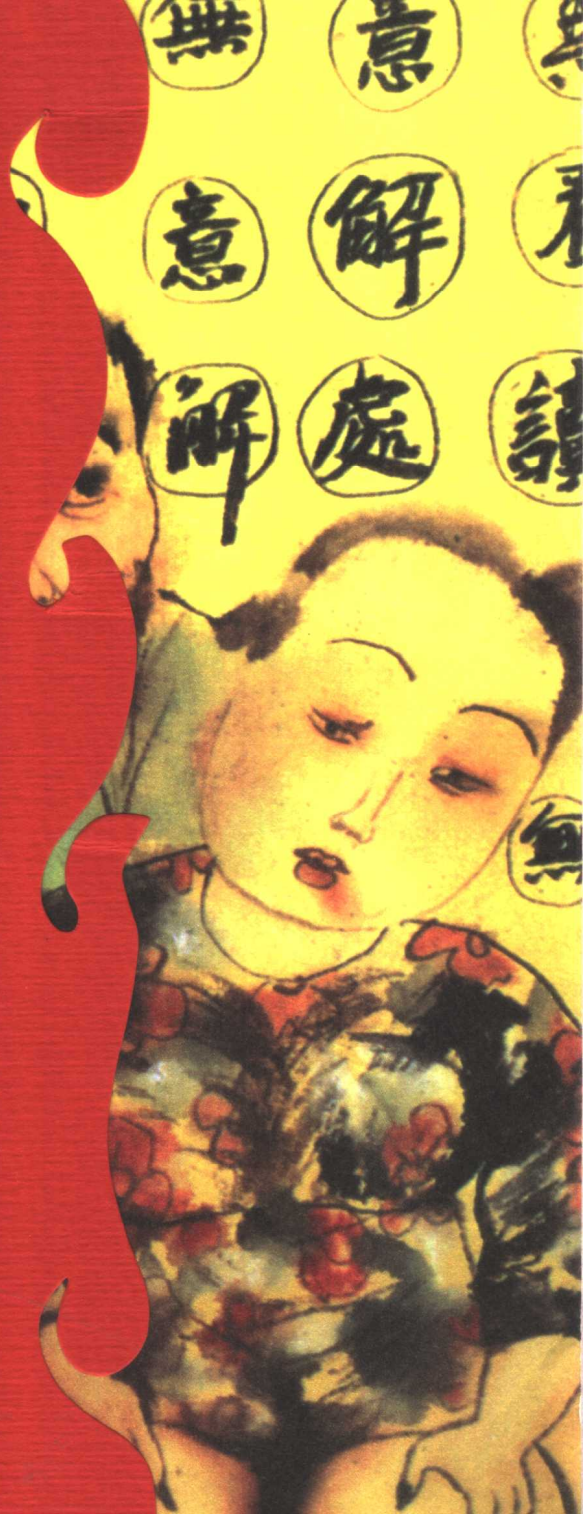
长篇小说·新视觉读本

一个人的战争

林白〇著

李津·图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I247.5

1149

长篇小说·新视觉读本

一个人的战争

林白〇著

李津·图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
一个人的战争 / 林 白著. —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03
ISBN 7-5302-0720-2

I. 一…… II. 林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26183 号

图文设计: 叶匡政

责任编辑: 胡晓舟

装帧设计:  金德堂工作室
010-88468845 蒲伟生 + 王江涛

一个人的战争

作者: 林 白

出版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网址: www.bph.com.cn

发行: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

印刷: 北京瑞宝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 × 1092 毫米 1/32

印张: 12

字数: 188 千字

版次: 2004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03-0720-2 / I·703

定价: 28.6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厂调换

写在前面的话

《一个人的战争》于1994年在《花城》首刊，到现在，已经整整十年了。当年的指责、争议乃至谩骂，如今早已烟消云散。在过去的九年间，一共有七个版本问世，一次次的修订，一次次的复原，这本书变得越来越完整。时间的狂风吹过，看到自己的旧作露出原来的面容，心里唯有感恩。

现在是第八个中文版本，算上刊物、文集、港台各版。这一次是诗人叶匡政的设计。他在电话里告诉我，每一页都做了设计，封面是双层烫银的，画是李津的。紧接着我就看到了送来的校样。

除了惊喜，这本新版书的设计还使我陆续想到以下的词：邪魅、诱人、色情、诡异、佻达、怪诞，轻微的怅惘、淡淡的神秘，如在现实之外，却在生活之中。无数多面的女人，说不上是盛开还是凋谢，愤怒还是哀愁。

总而言之，比我想像的美妙。

叶匡政说，李津的画似乎是专门为《一个人的战争》画的，《一个人的战争》也好像是为李津的画而写作，这话我并不相信。但看到最后，发现此言实在有几分道理。绝妙之处在于，无论是先看图再看文，还是先看文再看图，都会发现一种有趣的吻合。这个拿二者搭配的人，必有大匠心，真性情，以及视觉和文字双重艺术的狡黠目光。

这肯定是一本最独特的《一个人的战争》，最精美、最完整、最让我感叹。愿一切与此书有缘分的人与它相遇。

林白

2003年12月31日



《一个人的战争》作者简介

林白，本名林白薇。现居北京。

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，曾从事图书、电影、新闻等行业工作。现为自由作家。

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《一个人的战争》《说吧，房间》《玻璃虫》《万物花开》等，另有散文随笔集《林白散文》等多部。被评论界认为是“个人化写作”和“女性写作”的代表人物之一。1997年出版《林白文集》四卷。部分作品被译成五种文字在国外发行。



画家简介

李津 中国新文人画代表画家

天津美术学院美术教育系副教授

主要个人展览有：

1990年→“李津画展”→美国费城维兰诺瓦大学画廊

1994年→“李津人物画展”→北京当代美术馆

1995年→“墙外花——李津水墨画展”→北京翰墨春夏画廊主办个人展

1996年→“李津水墨展”→奥地利维也纳镜花缘画廊

2000年→“李津水墨人物展”→瑞典斯德格尔蒙拉斯包曼美术馆

2001年→“李津个人新水墨”→北京四合苑画廊

2001年→“李津水墨画展”→澳大利亚Ray Hughes美术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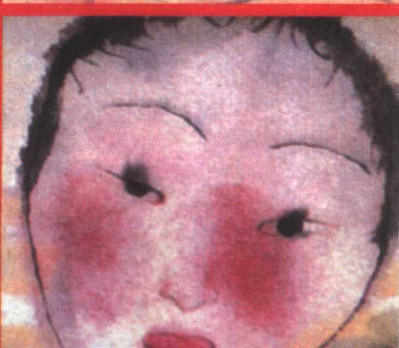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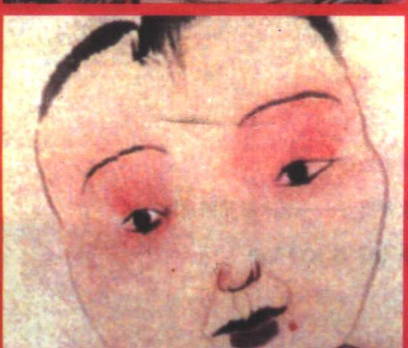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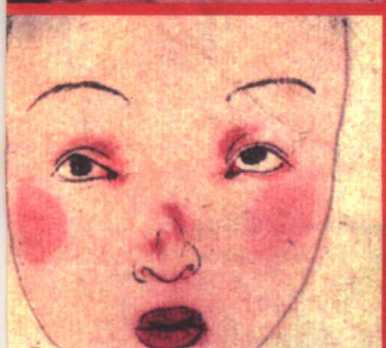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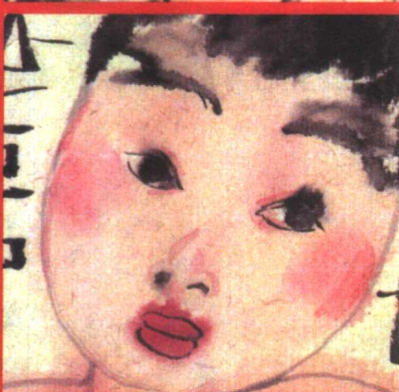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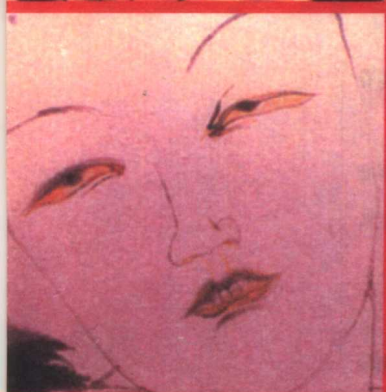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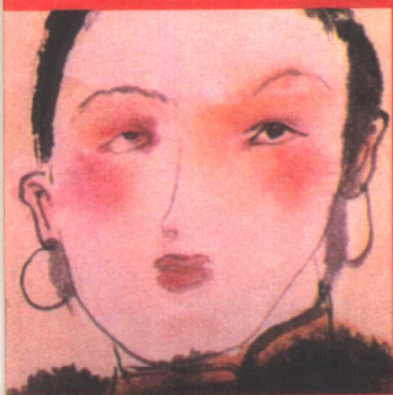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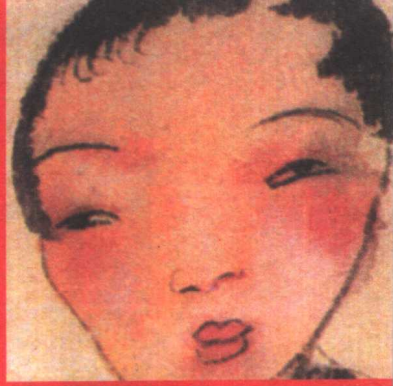
《李津绘画艺术》

《饮食男女——李津彩墨画集》

《李津》等多种画册

B CG 66 / 13







目 录

- 1 → 写在前面的话 / 林 白
- 8 → 引 言
- 9 → 第 一 章
- 71 → 第 二 章
- 136 → 第 三 章
- 192 → 第 四 章
- 235 → 尾 声
- 240 → 新视像读本 / 叶匡政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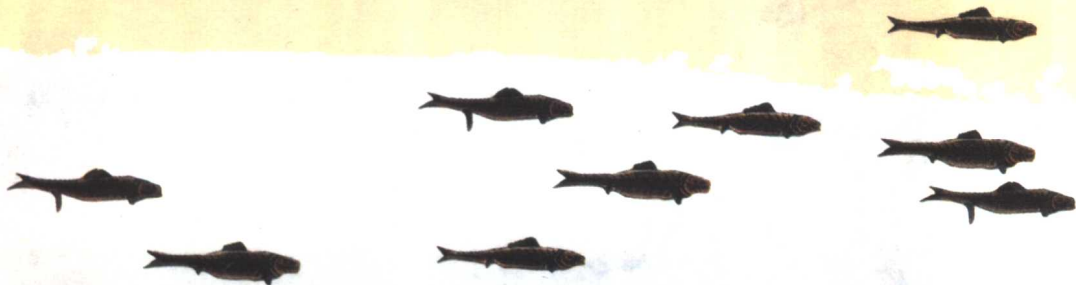


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，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，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。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。

女人在镜子里看自己，既充满自恋的爱意，又怀有隐隐的自虐之心。任何一个自己嫁给自己的女人都十足地拥有不可调和的两面性，就像一匹双头的怪兽。

她觉得自己在水里游动，她的手在波浪形的身体上起伏，体内深处的泉水源源不断地奔流，透明的液体渗透了她，她拼命挣扎，嘴唇半开，发出致命的呻吟。她的手寻找着，犹豫着固执地推进，终于到达那湿漉漉蓬乱的地方，她的中指触着了这杂乱中心的潮湿柔软的进口，她触电般地惊叫了一声，她自己把自己吞没了。她觉得自己变成了水，她的手变成了鱼。

—— 林白《同心爱者不能分手》





第一章



这种对自己的凝视和抚摸很早就开始了，令人难以置信地早。在幼儿园里，五六岁。

知道这是一件不能让人看见的事情，是一件不好的事。巡床的阿姨在走过来，快要走到我的床跟前了。听到她的脚步声我就克制地停止自己的动作，闭上眼睛装睡。

那是一种经常性的欲望，甚至在夏天漫长的中午，不放蚊帐，床与床之间没有遮拦，阿姨的目光一览无余，我要耐心等到大家都睡着，最后那个阿姨也去睡了，我才能放心开始我的动作。

她的值班大床靠窗，和我之间隔着许多小床，我躺在床上越过许多小床看她略高的大床，大床上有时是长衣长裤，有时是浅蓝色的绸裙子，或者是黑色的棉绸裙，白色的短袖绸衣，胸前绣着花。

午睡的气息很粘稠，在夏天，蝉在叫，除此之外都被粘住了，奄奄一息。黄老师是近视眼，她不戴眼镜，她看人时把眼睛眯起来，如果值班的大床上是她，我就会放心，黄老师从不骂人，从来不出人洋相。午睡的粘闷气息涨满了整个大寝室，人人都被粘住了，四周的空气像水，把我浮起来。

在中午，光线强烈，闭上眼睛也觉得赤裸裸没有遮挡，邻床翻身、磨牙，轰然作响，脚步声惊天动地，多么多么不能尽兴的中午！

夜晚到来。

傍晚有游戏，或者老师讲故事，或者大家唱一支歌，或者大家猜谜语。然后吃东西。我不馋，但我从未拒绝吃东西。有时是两颗杨梅，有时是一颗水果糖，或是一只芭蕉，比香蕉大，比大蕉小，叫“西贡蕉”，不知跟西贡有什么关系。有时是一只杨桃或者番石榴，最好是荔枝，这是我们这里盛产的佳果。大量的夜晚是吃木瓜，金红色，肉甜而厚，核像黑色的玛瑙，木瓜树树形奇异，是亚热带真正美丽的果树。切成一瓣一瓣，按顺序依次去拿。然后排队去洗手，排队去尿尿。每个人双手搭在别人的双肩，就成了火车，嘴里呜呜地叫着行进。火车从洗脸架开到厕所，再开到寝室，寝室门口一边站着一个人，给每个人摸额头，发烧的事是经常发生的。鱼贯而入，悄无声息，脱鞋，躺在床上，阿姨扬手一拨，蚊帐落下，床就是有屋顶有门的小屋子，谁也不会来。灯一黑，墙就变得厚厚的，谁都看不见了。放心地把自己变成水，把手变成鱼，鱼在滑动，鸟在飞，只要不发出声，脚步就不会来。

这种做法一直延续下来，直到如今。在漫长的日子中，蚊帐是同谋，只有蚊帐才能把人彻底隔开，才安全。

喜欢镜子，喜欢看隐秘的地方。亚热带，漫长的夏天，在单独的洗澡间冲凉，长久地看自己，并且抚摸。

玩过一种跟性有关的游戏。书上说，男孩与女孩模仿性交是一种游戏，大人不必惊慌，因为生理构造没发育成熟，这种性交不会实现。同性间的游戏发生在我与莉莉之间，我六岁，莉莉七岁。莉莉是我的邻居，她的母亲是北京人。做这件事是因为阁楼上的模型、挂图和生孩子。母亲们宣传计划生育，肉色的人体模型堆积在阁楼上，塑料或石膏做成的男女生殖器模型，新奇，神秘，杂乱无章。在无聊的下午，偷偷走到阁楼上，生殖器们被剖开了断面，露出血的颜色，有些狰狞，更多的是肉色，用手按，有些是软的，有些是硬的。有响声会吓出一身汗。没有响声，大着胆使劲看。空无一人。大人下乡了，开始时莉莉还没搬来。一个小女孩，站在一堆乱七八糟的生殖器模型中，这是一幅多么奇怪的风光。在全世界，除了多米，还有谁拥有这样的童年呢！



回想我的童年时光，阁楼上的生殖器模型如同肉色的花朵在幽暗的地板上开放，孩子蹲在地上，长久地冲它们瞪着眼睛，这是我常常看到的情形。

看人生孩子是一件十分刺激的事情。妇产科的平房，产房垂挂着深蓝色的布窗帘，窗台很高，要爬上去才能看清里面，我没有爬过，踮起脚尖也不行，站在稍远处，使劲往上跳跃，身体上升，眼睛对着窗子还是看不见，必须在跃起的同时，有风将窗帘吹开。从来没有这样的巧事。另有一只窗，正对着产床，但需要绕到屋后，穿过勒鲁（一种叶子带刺的植物）围成的篱笆，踩着一地玻璃碴，还会被大人发现，充满危险和曲折，还要正好碰上有人

人生孩子才能看到。终于有一次，二万五千里长征，到达了那个窗口，窗帘没有被拉上，一个女人正在产床上躺着，两腿叉开，像阁楼上的模型一样的阴部活生生地长在一个女人的身上，没有遮挡，最大限度地张开，那一眼真是恐怖无比，就像有一幅古怪的画，已经看熟了它在墙上不动的样子，有一天它忽然活动起来，一欠身就从画上走了下来，吓得人魂飞魄散。在那个危险的窗口，我手脚一软跌了下去，再重新爬上的时候窗帘已经关上，看不见了。听见说话的声音，铁器相撞的叮叮声，和水的声音。终于没有看见生孩子。

孩子是怎样生出来的？这是一个隐秘的问题。有一次听说有人在路上生孩子了，一个临

产的女人，步履蹒跚，在穿过球场的时候孩子掉出来了，许多人都去看，球场的石凳上围了一层又一层人，挡住了视线。后来女人和孩子都被转移了，人也散了，走近石凳看，有一摊血，亮汪汪地暗红。生孩子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。要出血，有时要死人。这是我很早就知道的。危险的事情对我总是有吸引力，是



终于有一次，二万五千里长征，到达了那个窗口，窗帘没有被拉上，一个女人正在产床上躺着……



一种诱惑。我怀着恐惧和兴奋，一天又一天地等待危险日子的到来，仿佛那是一个欢乐的日子。

难道我是一个潜在的受虐狂吗？

在宿舍不远的地方，在妇产科门口的枇杷树树阴下，一个又一个孩子出生了，母亲说，它们是一串一串生出来的，有些日子全是男孩，另一些日子则全是女孩。像是预先被人配制好，插花着出来。在平静的日子里，有时会出现怪胎，无头儿或双头儿，它们被裹在鲜黄色的厚草纸里，由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勤杂工，拎到医院后面的山上埋葬。挖很浅的坑，夜晚有野狗，把白天的浅坑扒开。大人死了也埋在这座山，从来不会去更远，更远的山是石山，像桂林山水那样，美丽而奇特，甚至像仙境，但是不能埋死人，没有土。埋死人的那座山叫螺岭，是一个神秘和恐怖的地方。后来挖防空洞，就在螺岭，大人们挖出许多白骨，人头骨，年深日久，不知是谁。孩子们在白天被领去看过，战壕深到



大人的腰，没过小孩的头顶，泥土深处的气味凉森森地逼近全身。某些夜晚，防空演习的警报在B镇的上空呜呜鸣响，大人小孩，要从被窝里起来，穿上黑色或深色的衣服，不许打电筒，不许擦火柴，不许哭，不许叫，迅速转移到山上防空洞。每一次都是假的，每一次假的都像是真的。

门口是一条马路，埋葬死人要从门前经过。有时有男女老少六七人，穿着白布帮的鞋子，头上扎着白布条，嚎啕大哭，边哭边说。这是B镇的老人死了。有时是戴着黑袖章的队伍，抬着花圈，这是机关单位的人死了。他们经过我家的门口，到达医院的太平间，太平间的门打开，出来棺材，黑色或者暗红色，他们一起走上山。山上全是一种开着米黄色的小花、叶子细长有臭气的树，不知叫做什么。B镇的花圈一律用这种树的枝叶扎成。太平间和医院宿舍的厕所几乎连在一起，只隔着一个院子，院子里的草特别繁茂，繁茂而荒凉。上厕所就会想到身后是太平间，阴天或者夜晚，会想到鬼们在一墙之隔的后院飘荡。鬼是什么样子呢？

有一段时间，每天晚上都想到死。外婆说，要是你爸不死，你就可以吃上很多糖果和饼干。我问什么是死，外婆说：死就是像你爸一样，再也见不着了。我问：他为什么要死呢？外婆说：他病死了。我问：不病就不死吗？外婆说：人都要死的。我问：我什么时候死呢？外婆说：多米还小，多米还没长大，还要过几十年。我问：外婆什么时候死呢？外婆说：快了，外婆老了。我说：我知道了，外婆

外婆说，要是你爸不死，你就可以吃上很多糖果和饼干……



死了妈妈死，妈妈死了我死。我问：外婆你怕不怕死？外婆说：我老了，不怕了。

我每夜做许多梦，梦见自己的亲人死去，有时是外婆，更多的是母亲，她像电影里的革命者，江姐，或者韩英。铁链在梦里叮当作响，缭绕着母亲，她有时被流弹击中，仆倒在地；有时血肉模糊，鲜血如注。我在梦中清醒地意识到，我的母亲一旦死了，我就成为真正的孤儿，我只有八岁，我怎么养活自己呢？我从梦中惊醒的时候常常是一身冷汗，但我知道，我从梦中回来了，梦中那样一个可怕的地方我终于逃脱了出来，我知道，母亲并没有死，她只是下乡了，我并没有成为孤儿，我只是一个人睡在家里，外婆回乡下去了。在那样的夜里，虽然不是孤儿，仍然觉得害怕极了，除了被子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挡住我，使我不至于一闭眼就掉到梦里去。

到后来，我梦见自己的死。

我总是被人追逐，无论怎样奔跑躲藏总是被人抓获，然后被押到一面高大的

的墙跟前，面对枪口。在被枪口对准的瞬间，我想，这次真的要死了，我永远不能再活过来了，紧接着眼前红光一闪，胸口一阵灼热，我便在真切的梦中死去了。

除了梦见死，最怕梦见和最常梦见的就是结婚，不知道小小年纪怎么会做结婚的梦。结婚在我的想法里也是一



别人说，这是你在结婚，站在身边的新郎不是全班最差的男生就是成绩最差的男人，我立即就吓出一身冷汗从梦里醒来……